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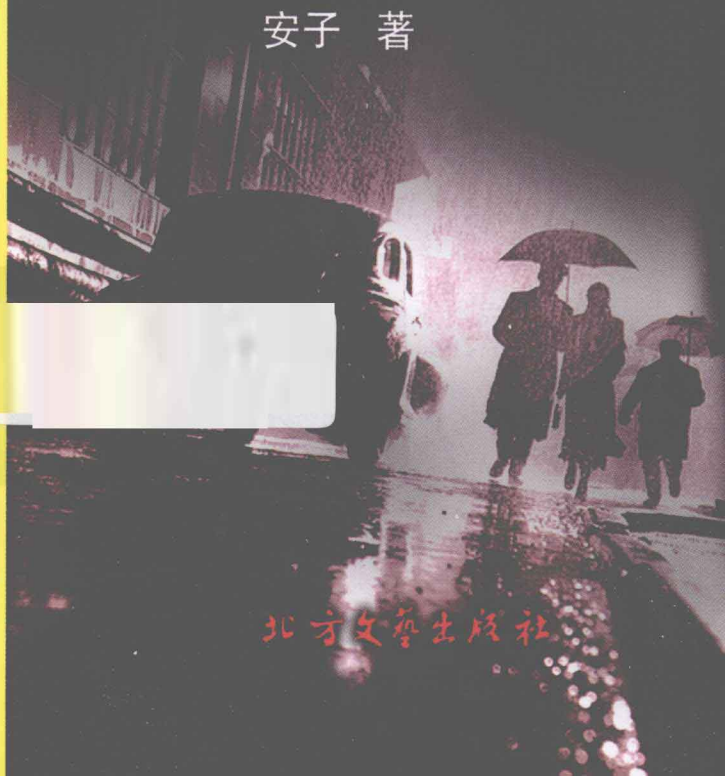


背影书系
beyingshu

中统作为蒋介石打击政治对手的长矛，
究竟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

中统特务实录

安子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本书配入大量手绘插画

形象真实地再现了那段历史下中统的众生相

从成员、事件、组成，架构多个方面深度解读中统内幕，
多角度、多切入点地揭示了众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真相。

较场口血案、『二·二一』惨案、下关惨案、『二九』惨案、『申九』血案，

案案惊心动魄，读之令人切齿！

安子 著

中统 特务实录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中统特务实录 / 安子编著. — 哈尔滨 :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13.1

ISBN 978-7-5317-2984-6

I . ①中… II . ①安… III . ①中统局—史料 IV .
① D693.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90146 号

中统特务实录

.....

作 者 / 安 子

责任编辑 / 李庭军

封面设计 / 木鱼书籍设计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 / 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街 28 号

网 址 / <http://www.bfwy.com>

邮 编 / 150010

电子信箱 / bfwy@bfwy.com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东君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20×1020 1/16

印 张 / 25

字 数 / 285 千

版 次 /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 42.00 元

书 号 / ISBN 978-7-5317-2984-6

.....

目录

第一章 中统前身之党务调查科 / 1

中统在解放前，一度成为“暗杀”、“破坏”和“臭名昭著”的代名词。它作为国民党的特务机构，神秘莫测又令人恐惧。中统的前身，是1928年陈立夫组建的“党务调查科”。陈立夫在美国匹兹堡获得硕士文凭归国后，被哥哥陈果夫劝说，投靠了蒋介石，加入了国民党。从此，他开始和陈果夫一起组建CC系，并开始筹备中统的前身——党务调查科。在党务调查科成立初期，陈立夫策划了中山舰事件，九江事件和安庆事件，还坚决支持蒋介石反共清党。在蒋介石的策划下，陈立夫和白崇禧、陈果夫一起制造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陈立夫还成立清党委员会，一次又一次清党，为中统的正式成立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第二章 顾顺章案 / 43

在中统的建立过程中，有一个人，为中统的巩固发展，做出了不小的贡献。这个人，就是中共的叛徒，担任中共特科红队队长的顾顺章。顾顺章在中共特科时，也曾为我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然而，顾顺章最终却叛变投敌，加入了中统。徐恩曾曾经对顾顺章极为重视，顾顺章也效忠中统，残害了不少共产党人。然而野心膨胀的顾顺章，最终却妄图在中统内部建立一个所谓的“新共产党”，组建属于自己的政权。最终，他难免一死。

中统
特务
实录

第三章 中统头子徐恩曾之一 / 69

在中统的历史上，最重要也是掌权时间最长的特务头子，就是徐恩曾。他执掌中统十多年，是整个中统帝国名正言顺的缔造者。徐恩曾出身名门、留学国外，精通无线电，担任党务调查科科长后，为中统特务机构的组建，立下了汗马功劳。然而，这位在中统内部叱咤风云的特务“老板”，在我坚定的共产党人面前，却毫无施展的空间，费尽心机，也难以挽回中统尴尬的局面。

第四章 中统头子徐恩曾之二 / 151

从党务调查科科长，到中统局副局长，徐恩曾可谓呕心沥血。徐恩曾在中统的十多年，中统局的人员、组织、人事、政治和技术，都得到了突飞猛进的提升。他把魔爪伸向延安，还操刀海外间谍，侦破的最成功的情报，就是破获了改变历史的珍珠港密码。然而最终，却因为女人被蒋介石炒了鱿鱼。

第五章 徐恩曾的接替者叶秀峰 / 233

徐恩曾下台后，中统局就辉煌不再了。虽然他的接任者叶秀峰新官上任三把火，对特务们严格要求，并且以身作则加强管理，然而中统却已经不再是徐恩曾时代的中统了。当然，中统还是那个恐怖的特务机构，制造了诸如“一二一”惨案、下关惨案、“二九惨案”诸多骇人听闻的血案，还将魔爪伸向台湾，制造了“二二八事件”，然而随着中共力量的不断加强，随着全国解放的大势所趋，中统局，还是逐渐走向了衰败。

中统 特务实录

第六章 中统局最后一任局长 / 334

中统局的最后一任局长，是在国民党兵败台湾之地上任的。这位名叫季源溥的最后一任局长，曾经是中统打入铁道部的内线，任职铁道部劳工科科长，为中统立下过汗马功劳。季源溥不仅曾经杀害过毛泽民、陈潭秋，还筹划过暗杀杨虎城，就在国民党大势已去之际，还大肆敛财，四处打压民主人士。然而，无论是谁，都无法阻挡历史的车轮。中统，这个曾经辉煌一时的国民党特务机构，随着中国共产党全面解放全中国，最终还是被历史的车轮碾碎。

中统
特务实录

第一章 中统前身之党务调查科

1. 陈立夫出道

中统是个怎样的组织？新中国成立前它为什么一度成为“暗杀”、“破坏”、“臭名昭著”的代名词？它究竟像不像电视剧、电影里所说的那样，既神秘又令人闻风丧胆？究其一切，还得从1928年的“党务调查科”开始说起……

说起党务调查科，就不得不提一个人，这个人就是陈立夫。

同为蒋介石的浙江老乡，年轻时代的陈立夫仪表堂堂、谈吐文雅，是个不折不扣的读书人，颇有江南才子的味道。1917年，19岁的陈立夫以上海市第五名的成绩考取了天津北洋大学学习工矿（类似于现在的矿业大学的采矿专业），后来又在美国匹兹堡“海龟”了几年，拿到了硕士文凭。那时候，硕士文凭好比金钥匙，可以轻而易举地开启一扇成功之门。正因如此，陈立夫站在成功的门口，正准备朝自己的梦想挖矿！

年轻的陈立夫像许多大学生一样，初入社会，没有任何社会经验。他思想单纯，喜欢学术钻研，并且以论文《中国煤矿业的机械化与电气化》拿到了硕士学位。自此，他立志在煤矿事业上贡献一份力量，打算做一名工矿工程师。等到他拿到煤矿公司的一纸聘书时，他长长吁了一口气：我的梦想终于可以实现了……这一年是1924年，也是黄埔军校成立的年份。

中统特务实录

怀揣梦想的陈立夫兴高采烈地卷起铺盖，来到山东枣庄这家民族股份制企业上班，成了一名煤矿工人。

与此同时，黄埔军校刚刚成立不久，正是广纳人才之际。就在此时，陈立夫的哥哥陈果夫出现了。陈果夫这个时候正在为蒋介石招兵买马。当他弟弟回国之后，他希望陈立夫能够像自己的父辈那样，在政治方面取得成就。于是他找到了陈立夫，希望他能够弃文从政，跟着蒋介石干。

陈果夫说：“弟弟，挖煤有什么前途？挖煤既辛苦，又赚不到钱……只有那些穷人，才会冒险下井。堂堂一个海归硕士，放弃优厚条件去挖煤，难道不是高射炮打蚊子，大材小用？做官多好？自古以来，中国人都以当官为荣，难道你就不想当官吗？”

陈立夫思考了一会儿，问：“难道千里迢迢去美国匹兹堡，费尽心思考下来的文凭，就这么白瞎了？更何况，我对政治不感兴趣！”

陈果夫语重心长地说：“其实当官跟你的梦想并不冲突……”陈果夫掰着手指给陈立夫算了一笔账：“弟弟，你看……如果你混上官，你的工矿理想就更容易实现了！你可以掌管煤矿，不仅可以当工程师，而且还可以当煤老板！世界上只有两种人可以取得巨大的成功：一个是野心家，一个是梦想家！我知道你有梦想，但是只有梦想，没有野心是万万不成的！难道你就不想取得成功吗？”

陈立夫犹豫了一下。

陈果夫趁热打铁：“弟弟，当官是一件美差……天下之大，哪个人不想当官？如果你当上大官，地位有了，钞票有了，女人也有了，吃喝不愁，而且还能做自己平时不敢想的事，多么好啊？更何况，咱们国家正是需要人才的时候……看看咱们的国家，战事不断，死的死伤的伤，你难道想袖手旁观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弟弟，趁自己年轻，应该立下大的志向！更何况三叔（蒋介石）跟咱家交情好，而且黄埔现在正是用人的时候，难道你忘了自己入党前发过的誓吗？”

陈立夫犹豫了片刻，还是拒绝了陈果夫。

但从这之后，陈立夫思绪很乱，仿佛一下子蒙上了阴影。他茶不思、

饭不想，就连工作也受到了影响（遭到了矿领导的批评）。某个月朗星稀的夜晚，陈立夫托着下巴，陷入了无限深思。

他以一副“思考者”的姿态，双目深沉地看着坑洼不平的地面，开始回想自己上学、求学、入党的经历，想起自己在美国求学时，也时常参与到国际形势的讨论中。他希望自己的国家能够一下子变得富强起来……尤其是“华人和狗不得入内”这句话也曾深深刺激过他。他的决心发生了动摇，同时也感觉到：当务之急，是救国，而非当什么煤矿工程师！他失眠了，一宿没睡……

陈立夫虽然还在坚持自己的“矿工梦”，就像《平凡的世界》里的孙少平渴望自己的矿工梦一样。而他的哥哥陈果夫却是一个急性子，他终于忍不住了，于是给黄埔军校的校长蒋介石写了一封信。求贤若渴的蒋介石得知大才子陈立夫留学归来，口水忍不住往下淌。于是他第一时间给陈立夫发来电报，急切希望陈立夫能够来黄埔军校上班。没想到热情的蒋介石，竟然吃了陈立夫的闭门羹。

蒋介石看到陈立夫的拒绝信，有点郁闷。

他摸了摸光脑壳，心想：这个臭小子，翅膀果然长硬了。难道这样的美差都打动不了他？于是蒋介石效仿刘备，玩起了“三顾茅庐”，再次致电陈立夫：想开矿，就来开采革命之矿……没想到这一次，陈立夫感动了。之后，蒋介石三番五次给他发电报，邀请他南下广州。此时的陈立夫思想也发生了变化，加之哥哥陈果夫的催促，最终促使陈立夫离开上海，到黄埔军校报到。

蒋介石见到陈立夫，高兴得不得了。老蒋两眼放着金光，跟陈立夫套着近乎：“立夫，想当年我跟你叔陈其美可是拜把子兄弟，你叔是老大，我是老三……以后你直接喊我三叔就行了！来到广州不要见外，就把我当自己人，把黄埔军校当自己家……”

陈立夫初到黄埔，年龄不大，还算一个稚气未脱的孩子！

他没有拒绝蒋介石的安排，只是提了一个小小的要求：“……三叔，我是个书生，没当过兵，从来没有打过仗！所以我只是想从事文字这一块，

中统特务实录

请三叔见谅！”

听陈立夫这么一说，蒋介石二话没说，就把陈立夫安排到自己身边，当起了机要秘书。至于住宿伙食问题，蒋介石更像长辈那般贴心：不仅让陈立夫跟着自己吃住，甚至连上厕所也带着他……简直把陈立夫当成了宝贝疙瘩！

当上机要秘书的陈立夫，虽然有些不情愿，但还是硬着头皮“从政”了！如此一来，世界上少了一名优秀的工程师，多了一名著名的政治人物。

2. 投奔蒋介石

有人会问，陈立夫为何投奔国民党蒋介石，而不去投奔共产党呢？这里要简单解释一下：第一，陈立夫的革命出身，是国民党。其叔陈其美一直追随中山先生革命，不但是国民党元老，而且与蒋介石是拜把子兄弟，而陈立夫的父亲陈其业也一直追随国民党，陈立夫是根正苗红的国民党出身。第二，陈立夫留学美国，接受的是资本主义教育，这种“资本”理念与国民党推崇的价值观不谋而合。第三，共产党成立时间较晚，不过是一个小党派，没有形成气候。第四，蒋介石确实喜欢陈立夫，三番五次邀请他南下广州。

陈立夫终于被蒋介石所感动，与此同时，蒋介石确实爱才，并且希望陈立夫在政治方面有所成就。两个人迅速打成一片，甚至茶余饭后常常聊天，相互沟通意见和看法。但起初（1925年），陈立夫的梦想依旧是采矿，他还在考虑，如果有机会，还是回到采矿中去。

某个晚上，陈立夫跟蒋介石聊天。陈立夫便支支吾吾说出自己的想法：“三叔，如果以后有机会，我还是想去采矿，毕竟那是我一生的梦想和追求……”

蒋介石皱了一下眉头：“立夫，如果革命成功了，你完全可以去采你的矿，挖你的煤！但是记住，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革命的滚滚大潮，等着你去征服它！我相信你，你也得相信自己！”

此时的陈立夫已经身不由己，毕竟一只脚已经踏上了革命的征程。但是不图政治的陈立夫还是向蒋介石表达了自己的想法：“三叔，我是书生出身，对打仗、政治一窍不通。如果让我跟着你干，我会千方百计支持你！但是……”

“你还有什么顾虑？”

“古人常说：儒有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这是我对三叔提的唯一一个意见，望三叔斟酌。”

蒋介石拍了拍陈立夫的肩膀说：“立夫，这个你就放心吧！”

蒋介石也算一言九鼎的人，在此后25年，蒋介石从未向陈立夫发过火，就更别提“侮辱”二字了。

两个人一前一后来到一个凉亭，而后坐下来纳凉。秋日的广州天气依旧炎热无比，于是两个人一边闲聊一边喝茶。

蒋介石此时便问陈立夫对革命和政治的看法，为什么入了国民党，而不是共产党，依此了解他的政治立场。当时，陈立夫还是一个思维相对简单的人，他毫不保留地说出自己的观点和想法。他认为父亲和叔叔们跟着中山先生搞革命、打天下，虽然不是党员，但熟知孙中山先生建立国民党是想真正建立一个爱国为民的党派，加入国民党是受父辈影响。其次，国外的求学经历更加确定了自己的政治立场。再次，国民党已经是主流党派，国民党则代表着政府，政府则代表着未来国家的走向。陈立夫的口才、文采都好，他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而且立场坚定地表达自己对国民党的拥护和支持，让蒋介石乐得合不拢嘴。

“立夫，你说得好！党国就是要你们这些思想坚定、拥护党的领导的有志之士啊！中山先生死得早，遗留下来的革命旗帜需要你们去扛。自从中山先生去世后，各个党派都在打自己的算盘，如果先生泉下有知，也会死不瞑目！”蒋介石假装叹气，实则探一探陈立夫对其他党派的想法。

陈立夫说：“毫无疑问，中国只有一个党，那就是国民党！至于其他党，还不成气候，而且也没有能力控制革命的方向！”

蒋介石则顺口提了提共产党和各地的工农运动，也希望听到陈立夫的

中统特务实录

观点。

陈立夫说：“共产党，恐怕就是打着‘共产国际’旗号的党派罢了！人类发展至今，还不是资产阶级的天下？至于之中乌托邦的神话，没有多少人相信！这年月，只要能够平息战争，老百姓就能过上好日子！至于工农运动嘛，我猜想跟洪秀全的起义军差不多，打着不同旗号，另有所图吧！”

蒋介石高兴了，他觉得陈立夫虽然不懂政治，但绝对是个立场坚定的人。中山先生去世后，革命陷入混乱，能够找到一个革命立场如此坚定的新青年，实属不容易。他拍了拍陈立夫的肩膀，举起茶杯，喊了一声：“干杯！”

陈立夫羞涩地端起茶杯，也喊：“干杯！”

一声“干杯”，其实就是统一战线，建立革命互信关系。一方面，蒋介石需要一个懂英语的人翻译一些外文文件，其次还希望陈立夫能够拿出自己的想法和意见供自己参考。机要秘书嘛，该做的事情无非就是这些……但是蒋介石却不这么想，他是一个处心积虑的人，每走一步棋都要谨慎思考很长时间。而蒋介石为了陈立夫这枚“棋子”，可谓费心颇多。自从这次彻夜长谈，蒋介石总算放心了，陈立夫不愧是陈其业的儿子、陈其美的侄儿，而且是根正苗红的革命分子。稍加时日，陈立夫一定会有所成就。

此时，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在东征之后，在国民党中央取得了重要地位。随着地位越来越高，他也感到一种“高处不胜寒”的感觉。

俗话说得好，人怕出名猪怕壮！蒋介石出了名之后，迎来的不是热烈的掌声，而是各种各样的麻烦。政治圈与娱乐圈一样，都是一个“绯闻不断”的地方。可能今天他上一趟洗手间，后面就会跟着一群疯狂的“狗仔队”。这让蒋介石十分烦恼。

当然自从蒋介石出了名之后，他就再也不是过去的蒋介石了。他的野心也越来越大，尤其是中山先生离世后，他就开始觊觎那个“大总统”的宝座，甚至连做梦，也会梦到自己身披统帅服的威武相貌。他反共的意图越来越明显，与苏联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张，再就是另外一个想要篡权的汪精卫……一时间，蒋介石可谓四面楚歌，唯独能够体谅他、安慰他的就是

机要秘书陈立夫了。

某一天，陈立夫看到闷闷不乐的蒋介石，于是放下手中的文件，给蒋介石沏了一壶茶。蒋介石发自肺腑地感慨道：“立夫，三叔没有看错你！”

“校长，我能帮你什么？”

蒋介石摇摇头：“有些忙你帮不了，谢谢！”

蒋介石觉得这个机要秘书越来越贴心，也越来越重要。慢慢地，他开始参考陈立夫的建议，试着让陈立夫独自处理文件。陈立夫是个悟性很高的人，得到了蒋介石的授权，他也逐渐开始参与政治、领会政治，为自己的政治生涯埋下伏笔。

3. 中山舰事件

“三二”中山舰事件可以说是一件严重动摇“国共合作”的事儿，后来影响了国民革命进程。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表面上是将矛头指向共产党，其实实则也是对准自己的政治死敌汪精卫。蒋介石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和汪精卫的关系到底如何？事情还要从孙中山革命时期说起。

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等人都曾追随孙中山先生一起革命。他们都曾为革命上过刀山、下过火海。从表面上看，起初两个人的私交还可以。称之为三杰的“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在党内的地位比蒋介石高一些，蒋介石只能算个小辈了（虽然年龄小，但野心最大，早早瞄准了孙中山的总理宝座）。所以孙中山去世后，党政大权落到了汪精卫的手里，而地位矮一截的蒋介石有些不服气。这种政治格局并未持续多久，由于懂得“枪杆子里出政权”，蒋介石早早掌控了兵权，在党内的地位飙升。但是一个党，不可能有两个领袖，于是两个人开始为了“王位”明争暗夺起来，慢慢就结下了梁子！

1926年初，蒋介石与苏联顾问季山嘉因在北伐及军费分配方面发生了分歧，而汪精卫则趁机拉拢苏联顾问季山嘉，落井下石。气得蒋介石牙齿直哆嗦，一度血压蹿高。两个人针锋相对干了起来。

中统特务实录

先是汪精卫伙同季山嘉拉拢蒋介石的属下王懋功，后来被蒋介石发现，下令开除了王懋功。后来汪精卫又以贩卖私盐等罪名撤了蒋介石把兄弟陈肇英的虎门要塞司令职务。

汪精卫毕竟是一个政治高手，稍微年轻一点的蒋介石还不是他的对手。交战几轮，蒋介石不但没能占着便宜，而且连失两员大将，差点被迫下台。这一天，陈立夫本来心情不错，但看到蒋介石一脸愁容，便安慰蒋介石：“校长，不要生气……生气解决不了问题！”

蒋介石面色凝重：“能不生气吗？大战将临，军饷还没有着落，靠什么打？我们不是义和团，没有刀枪不进之躯！尤其那个汪精卫，大战之前撤我的帅（虎门要塞司令陈肇英），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

“可是你也要注意自己的身体，身体是革命的本钱……”陈立夫安慰道。

“立夫，校长一直器重你，希望你以后能够替校长掌舵！如果把你放在这个位置上，你会怎么做？”

陈立夫想了想，没有什么好主意，只能无奈地摇摇头：“校长，你知道我不懂政治，换作我，可能只能躲避一下了！”

当时，广州已经谣言四起，风口浪尖上的蒋介石听到“躲避”一词，竟然眼前一亮，陈立夫不愧是蒋介石的福将啊。于是蒋介石拍了拍脑袋门子感慨了一番：“是啊，为什么不躲躲呢？古人都说，攻可进，退可守。以退为进不是没有道理啊！”于是蒋介石决定去苏联躲一躲，借此让汪精卫等人难堪。

1926年的2月9日，蒋介石辞去军事委员和广州卫戍司令等职，要求去苏联“休养”。但是汪精卫却看出蒋介石心机，于是例行公事去黄埔军校劝蒋介石：“老弟，革命尚未成功，你的这个做法是不是有些仓促？”

蒋介石回答：“有汪主席在，革命早晚会成功！”

汪精卫看出蒋介石的心意，就没有强行挽留，故意把球踢给蒋介石，做顺水人情：“如果出去，要注意身体。”

蒋介石此计不成，反被汪精卫将了一军。于是蒋介石的日记中如此形

容自己的心情：顷聆季新言，有讽余离粤语，其受谗已深，无法自解，可奈何……蒋介石思考再三，还是决定让陈立夫买了船票。

1926年3月19日，车开到码头，蒋介石又改变了想法。这个改变蒋介石想法的人，又是这个“不懂政治、直言快语”的陈立夫。

当时陪同蒋介石的陈立夫看到蒋介石左右为难，便起了同情之心。据说，陈立夫也是一个性情中人，一个性情中人肯定会受到周围环境影响的。

到了码头，蒋介石临江眺望远处，老泪差点窜出来。这一幕又打动了性情中人陈立夫。陈立夫觉得“车到山前必有路”，即使到了码头，也不一定无路可走。此时他又联想到蒋介石说过的国际形势，此时选择政治避难无疑等同自杀。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陈立夫的内心起了变化。

陈立夫道：“校长，手握重兵，岂有躲避的道理？在我看来，应该躲的是他们，不是我们！”

蒋介石琢磨了一下：“是啊，为什么要躲？为什么不直接跟他干？”

由此看来，陈立夫的一举一动影响了蒋介石，而陈立夫在政治沼泽里也是越陷越深。所谓“近墨者黑、近朱者赤”就是这个道理。蒋介石回去之后，一方面防备着汪精卫，另一方面则继续泼共产党的脏水，企图破坏国共合作，把共产党排挤出去。于是蒋介石在陈立夫的帮助下，一手策划了历史上著名的“中山舰事件”！

“中山舰事件”算是陈立夫进入政治圈后的一次中考，且成绩不错，可以给个优秀。但是陈立夫心思缜密、忠心耿耿、毫无二心地为自己的主子卖命，则说明蒋介石是个聪明人，且有自己的识人、用人之道。陈立夫在“中山舰事件”里到底扮演了一个怎样的角色呢？

1926年3月19日，车还在回去的路上，陈立夫就劝蒋介石：“校长，既然做，为什么不搞出点声响来？”

蒋介石将信将疑：“你有什么办法？”

陈立夫此时也拿不出具体的想法，但是他说：“我觉得汪精卫是占着茅厕不拉屎，而中共也想借机窃取政权……我们要想个办法，让汪精卫和中共都难受！”

中统特务实录

蒋介石：“好吧！”

蒋介石回到学校后，便让陈立夫通知陈肇英、欧阳格等人来黄埔开会，商量对策。这段时间，陈立夫不仅发挥其组织才能，而且在许多问题上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期间蒋介石总会问：“立夫，你有什么想法？”

陈立夫：“校长，我们不但要制造点声音，而且还要散布言论：说共产党借机叛变……如此一来，也能给汪精卫一个下马威！”

此时蒋介石命令欧阳格传一道命令，让海军局的代理局长李之龙（共产党）速派得力兵舰两艘。李之龙接到命令，并没多想，便通知了中山舰和宝璧舰开往黄埔。

在一场政治阴谋下，中山舰就这么乖乖地来了……

等两舰到位后，此时陈立夫带领欧阳格等人开始四处散布谣言，说中山舰无故移动，显露共党阴谋……而共产党授意李之龙，准备强行劫持蒋介石、陈立夫两位同志至苏联海参崴，图谋不轨……此时谣言四起，街道上乱成一片。

1926年3月20日的凌晨3点，钟声一响，蒋介石离开家赶到造币厂，下令全城戒严。此时的广州城已经弥散着一股恐怖的味道。

随着蒋介石一声令下，抓捕行动开始了。首先虎门司令陈肇英和第一军第一师师长王柏龄在广州文德楼的家中逮捕了海军局长李之龙；刘峙接替王斌功二师师长的职位扣押了二师所有的共产党代表，而蒋鼎文则带领二师五团占领了海军局，解除了海军局的武装；而陈策、欧阳格等人则借机控制了中山舰。与此同时，还逮捕了四十多名国民党左派代表，并派人监视邓演达的一举一动。蒋介石还一纸电文撤销了远在潮汕的第一军，完全夺得了粤海第一军权。

中山舰事件就这样发生了，而国府主席汪精卫也终于坐不住了，他咬牙切齿地说：“我是国府主席，又是军委主席，蒋介石这个举动不是成心让我难堪吗？我看他，早就吃了豹子胆，想造反啊？”

在陈立夫等人的献策下，广州沦陷，完全成了蒋介石的天下。就连汪精卫都害怕了。于是他向蒋介石妥协了，偷偷坐车离开了广州。蒋介石的

做法其实是“一箭双雕”，既攻击了共产党，又赶走了政治死敌汪精卫。

在陈立夫的帮助下，蒋介石的血压降下来了，自然也就高兴了。机要秘书陈立夫一下子成了蒋介石手上的一张王牌，后来蒋介石提拔他为机要科科长。

4. 迁都之争

北伐战争终于开始了！1926年的5月，叶挺将军带着他的独立团和国民革命军第七军一部作为尖刀，首先向吴佩孚的腹地插进。一直到1926年的7月1日，国民政府终于坐不住了，于是颁布北伐动员令。7月4日，为完成中山先生遗愿，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会议，通过了《国民革命军北伐宣言》，蒋介石也迎来人生当中的转折点。他成了这支北伐军的总司令，李济深为总参谋长，邓演达担任政治部主任。

7月9日晚上，蒋介石掷地有声地宣读北伐誓词：嗟我将士，而肃尔听。国民痛苦，火热水深。土匪军阀，为虎作伥。帝国主义，以枭以张。本军兴师，救国救民。总理遗命，炳若日星。吊民伐罪，殄厥凶酋。保我平等，还我自由。实行主义，牺牲个人。有进无退，革命精神……

北伐战争开始后，身为机要科科长的陈立夫也没有闲着，虽然他没有亲自带兵讨伐（他从来也没带过兵），但却跟着自己的哥哥陈果夫在党内帮助蒋介石搞起了“迁都”这门子事。所谓“迁都”，就是从一个地方迁到另外一个地方。通俗点说，“迁都”就是搬家。但是这个“迁都”不同于历史上任何一次迁都，这一次迁都完完全全、彻头彻尾是一次政治阴谋。

1926年11月，在北伐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将国民政府迁到武汉。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迁都武汉是必然的。但此时蒋介石又打起自己的算盘。他认为迁都武汉之后，不利于自己的政治前景。恐怕自己费尽心思打出来的局面，都将付之东流。于是他内心起了矛盾，成了迁都武汉的坚决反对者。

蒋介石经过一番分析，认为“定都武汉”有两个风险：其一，唐生智。